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忠

書曰為下克忠傳曰忠為令德蓋士之策名從官委質事君無貳爾心不為義疚時危而節見累至而行明周旋夷險秉操彌厲遭值事變守死無改是皆忠之屬也中代而下曷嘗無其人哉至乃勤身翼衛盡規縫闕誠

心内著謹力無茂義形於顛沛志烈於屯難去就之際確然不渝允醜之會毅然有守垂讜言於將没全大節而隕命其或卑處綱佐退居士伍亦乃拳拳勗勉存心王室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斯可以為純臣矣

漢周緤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嘗為參乘高祖戰有利不利終亾離上心帝以緤為信武侯以其忠信故加此號帝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嘗自行是亾人可使者乎帝以為愛我賜入便門不趨封

緤為鄗城侯

梅福為南昌尉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假軺傳小車之傳也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條對者一一條録而對之

龔勝字君賓楚人徵光禄大夫稱疾乞骸骨哀帝賜策歸老於鄉里王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復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

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禄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内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内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

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輙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後漢王豐為光武突騎光武追尤來等賊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及短兵接帝自投高岸豐急下馬援帝帝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

趙憙素與鄧奉善後奉反於南陽憙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憙與奉合謀光武以為疑及奉反帝得憙書乃驚曰趙憙真長者也即徵憙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憙位至太傅錄尚書事

劉翊潁川人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冦賊興起道路隔絶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及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

何顒字伯求辟司空府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為長史託病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他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

張温字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

田豐為侍御史棄官歸家時袁紹起義兵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艱志存拯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

陳珪為沛相時呂布在下邳袁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時布在徐州許以女嫁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恊同策謀圖泰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

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以怨術初不已受也
女已在途追還絶婚械送韓胤梟首於市珪欲使子登
詣曹公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
登往并令奉章謝恩后布為曹公所圍乃遣許汜王楷
告急於袁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
聞耶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
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
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布緜纏女身縛馬上夜自送

女出與術曹公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鄧義為荆州劉表治中獻帝都許昌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義曰内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表之世不出

元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魏太祖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

徐璆為東海相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

紹所刼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傳國璽及還許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退謂璆曰君遭大難尤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隊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臧洪為即邱長靈帝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竝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

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皷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内奇士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計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塲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歃血而盟曰漢世不幸皇

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竝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

魏李乾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

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

蜀法正字孝直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位至尚書令護軍將軍

趙雲為先主車騎曹公追先主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

吳谷利為孫權左右給使以謹直為親近監權征合淝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撤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舵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樓船裝

高避逅顛危𡘜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后不復名之嘗呼曰谷

陳表父武為偏將軍從孫權擊合淝戰死孫權復其客二百家在會稽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鋭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鋭以為僮僕非表忠也皆輒科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科正户羸民以補其處

石偉有節操高行及吳亾晉武帝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踰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

晉郭琦為右著作郎趙王倫簒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欲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王允之年在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已嘗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

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鳯既出敦果然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鳯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啟明帝成帝初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户

劉敬宣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征虜參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為名敬宣父牢之

為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左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北舉牢之為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曰吾與王恭皆蒙先帝殊恩今居元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從吾不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否今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為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

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顔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躍軍馳騎横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為諮議叅軍又加寧朔將軍後為輔國將軍謀襲桓玄不克與司馬休之高雅之等奔長安求救於姚興得兵數千人又為玄所破乃奔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又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崔并

要鮮卑大帥免逵謀滅德推休之為主克日垂濮時劉
軌為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
老吾覩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為不然
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
韓遥之安帝時為荆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
裕父名翹字顯宗遥之遂字顯宗名兒為翹以示不臣
劉氏與司馬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於魏
劉邁仕桓玄後為竟陵太守及劉毅與劉裕等同謀起

義邁將應之事泄為玄所害
宋張暢為南譙王長史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及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領丞相長史遣門生荀僧保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斷絶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迴勸義宣殺以狥衆即遣召暢止於東齊

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既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撫檄飲酒嘗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暢於亂兵自歸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轝玄謨意甚不悅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為都官尚書

庾炳之為始興王鎮軍長史於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

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嘗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叅機密

王僧虔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為元凶所害親賓咸勸避難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袁淑為太子左衛率元凶劭將為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枉明旦便當行大事幸相與戮力淑及斌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嘗思效節況憂迫如此輙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也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為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

急息之劭左右引淑等衿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為一段又中破分賛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賛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風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與手刄見殺於風化門外時年四十六

程天福隨孝武鎮彭城後魏太武親率大衆至彭城遣人云魏主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

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竝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今令與來使相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

巢遂為綏安令時會稽太守孔顗反義興諸縣唯遂守節不移不受偽爵

王孚大明末為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同逆

劉彌之青州人明帝即位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彌之及張靈慶崔僧璇三軍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

何承天東海郯人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及晦進號衛將軍轉為諮議參軍時朝廷既誅徐羨之將討晦晦率兵既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請罪彥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蠻府事後為廷尉卒

邵領宗彭城人竟陵王誕舉兵反孝武遣沈慶之討伐彭城領宗在城内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求為間諜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内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

尹玄慶為海陵王休茂叅軍休茂殺司馬庾深之等徵兵為亂玄慶起義兵攻襲休茂生擒之將出中司馬斬首休茂平以玄慶為射聲校尉

南齊桓康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為軍容使從世

祖在贑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為郡所縶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㺯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璩之皐分喜潛三奴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急康等死戰破之

曹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蕭諶之廢立也道剛死之初廢帝雖與道剛狎而未嘗敢訓帝悅市里雜事以為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中令騎嘗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

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竝馳此
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既而遣人刺護及道剛死
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為諂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
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蜯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
所以死也

杜文謙者吳郡錢塘人明帝為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
局歷太學博士出為溧陽令未之職會帝知權蕭諶用
事文謙乃謂舍人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

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珎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嘗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搥床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諶則宮中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郡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刄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録君稱勑賜死

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琮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琮之恥龍駒共謟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琮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琮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琮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周奉叔文讜同死文讜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

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王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
梁江革為豫章王長史時魏徐州刺史元瀍僧降附革
被勑隨府主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
還途經下邳遂為魏人執之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
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
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縶延明使暅作
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
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

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將加以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帝討中山王元畧反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内有聞在朝正身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請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張讖為士林館學士侯景陷臺城讖崎嶇跋難卒不事

景

樂子雲位江陵丞魏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知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陳沈文阿仕梁為五經博士簡文在東宫引為學士及侯景冦逆簡文别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嵊共保吳興嵊敗文阿竄於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為原

鄉令監江陰郡

蕭摩訶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隋總管賀若弼襲京口摩訶衆潰被執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廚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

後魏穆崇代人也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嘗往來奉給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謀執道武以應之告崇曰今窟

咄已立衆咸歸附富貴不可失願舅圖之崇乃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崇甚見寵待位至太尉徙宜都公卒

張兖為幽州刺史道武天興初徵還後與崔逞答晉將書失旨黜為尚書令史及疾篤上疏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値太祖誕應期運天地始開氛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托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内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曽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

留氣力虛損天羅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挺生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實須經畧介焉易失切在人謀伏願恢崇叡道勉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竝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含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

婁提獻文時為内三郎獻文厭世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明文太后詔賜帛貳百疋

甄琛為侍郎領御史中尉坐朋黨免官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尤上表陳情

徐遵明華陰人講學於外二十餘人莊帝永安二年元顥入雒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為亂兵所害

泉元禮雒州都督企之子東魏高敖曹圍逼雒州杜窋為其鄉道城既陷敖曹執企而企密誡元禮及其弟仲遵致力本朝仲遵以被傷不行元禮亦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為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弟仲遵相見感父臨别之言潛與豪右結托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驃騎大將軍世襲雒州刺史後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為雒州刺史遵宿稱幹畧為鄉里所歸及為本州頗得

時譽

梁章嵩遵為蕭寶寅中兵叅軍深見信任寶寅反令嵩遵率衆出征嵩遵僞受其署既行之後遂與侯德等還來襲城以功封烏氏縣開國伯邑伍百户

蘇湛為蕭寶寅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寅大敗東還朝廷以為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卧疾於家寶寅令姜儉報湛云元畧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居不能坐受

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契濶故以相報
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
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即時屠滅如何不哭哭數十聲徐
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
翼榮寵至此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
有不臧之心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
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
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為王族滅實

寅復報曰此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耳湛復曰凡為大事嘗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較辨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庭閤願乞骸骨歸鄉里脫得因此病死以下見先人寶寅素重之以其病篤且知不為己用聽還武功寶寅敗莊帝即位徵補尚書郎既至莊帝曰前聞卿答蕭寶寅甚有美辭為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雖言語不如伍被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周遊契濶言得盡心而

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莊帝悅拜散騎都尉仍領侍郎

賈景儁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儁不受愉殺之永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謚曰貞

王士良孝莊末為爾朱仲遠府參軍事與紇豆陵叔藩交戰軍敗為藩擒遂居河右偽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為姻好便得盡言遂曉

以禍福伊利即歸附朝廷嘉之

北齊崔仲文東魏興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及中流乍沒乍出高祖望見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為親為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

王紘為奉朝請蘭京之亂紘冒刃捍禦以其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並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

後周蔡襲高平人名著西州魏孝明正光中万俟奴冠
亂關中襲乃背賊乘妻子歸雒陽拜齊安郡守
李遠其先隴西人也魏正光中天下鼎沸勑勒賊胡琮
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
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劒而言曰頃年以來國家多
難凶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
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
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即異

去順就逆雖三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顔以見天下之士有興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傷唯遠兄弟並為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兄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跡和光可以免禍内同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復全私室之危豈若窮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

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疋并弓矢衣馬等

皇甫續武帝建德初為宫尹中侍武帝避暑雲陽宫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僚多有遁者續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續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宫尹

薛端汾陰人初為司空高乾雍叅軍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文帝令大都督薛宗禮據龍門

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循義都督一千兵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循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渡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循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栅得免栅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諭知端無降意遂收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民等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進船溺死者

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文帝遣南汾刺史蘇
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為大丞相府户曹參
軍
盧辨范陽涿人也初魏孝武入關事起倉卒辨不及至
家單馬而從或問辨曰得辭家不辨曰門外之治以義
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
太祖以辨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嘗日顧問趙青雀
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辨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

敢決皆此類也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潘　炯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忠第二
後周薛整文帝時為瓜州義首整以國難未寧嘗願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撫馭躬同豐約是以士衆並志羈旅盡其力用文帝嘗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

也初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孫避地河右故文帝稱之

隋蘇威字無畏父綽魏度支尚書威五歲喪父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周武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高祖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名之及至引入卧内與語大悦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居田里高熲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排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後至唐終於梁州總管
皇甫誕仁壽末為漢王諒并州司馬煬帝即位徵諒入朝遂發兵作亂誕諫之為諒所囚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其子無逸時在長安

聞諒反即用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徇節義旣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

敬釗仁壽中為繁畤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偽將喬鍾葵署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朝邑令

陶謨為嵐州司馬漢王諒謀作亂州縣莫不響應謨與繁畤令敬釗竝抗節不從

長孫行布晟之長子為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諒於并

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

豆盧毓為漢王諒府主簿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為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

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頠與總管屬朱濤留守頠與濤曰漢王搆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辜負家國耶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頠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頠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顥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頠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頠時

遣稽胡守城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颻遂見害時年二十八

慕容遐為澶水丞漢王諒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裴仁基為王世充禮部尚書及子左輔大將軍行儼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充復尊立越王侗事泄皆見害夷其三族

唐武士逸武德初為濟王府户曹參軍王鎮并州士逸亦隨

去頃之劉武周陷并州士逸没賊密令使者潛詣京奏賊可圖之計勑慰勉之俄而武周平從太祖入朝授益州行臺左丞

杜行敏為齊王祐府兵曹督祐殺長史權萬紀典軍韋文振舉兵詔兵部尚書李勣刑部尚書劉德威發兵討之行敏等起兵執祐乃誅其黨

羅石頭齊州人齊王祐反石頭數祐罪援槍而前欲刺之為祐左右燕宏亮所殺詔贈亳州長史

高君壯齊州城北高村人齊王祐反燕宏亮引騎擊高村君壯遥數祐曰主上親平寇難成此大業萬姓懷荷仰之如天地甲兵不可勝數爾忽驅城中數千百人搆為亂如一手揺泰山不自量之甚也其如君父何祐縱擊虜之慙而不能殺詔以君壯為楡杜令

李厚德弟育德歸國為陟州刺史厚德時陷王世充逃歸渡河為寇所執世充囚之於獲嘉使其作書召育德育德陽許之故其兄縶獄久不死世充殷州刺史段大師遣小

師趙君頡以兵守之厚德隂結於君頡及城中人賈慈行謀據獲嘉以叛且待慈行如子弟與客十餘人大呼於上云李家兵悉登城矣君頡於獄中以馬載厚德擁獄囚及援兵數十人呌譟而出至衙門外逆偽長史趙景休斬之以狥衆皆懼伏至廳前從者數百大師踰城而遁遂赴殷州拜厚德為刺史

戴胄為隋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胄言於世克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朂以終始明

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亾在於今日所顧
推誠王室擬跡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禄之盛
則率土之濵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之世充
後逼越王加其九錫冑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繇是出
為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牢
韋陟天寶中為河東太守右相楊國忠忌其才望恐踐台
衡乃引河東人吴豸之謂曰子能使人告陟乎吾以子為
御史豸之告陟與御史中丞結託欲謀陷朝廷又誘陟姪

韋充志證之坐貶桂嶺尉陟未之任再貶韶州平樂尉會
禄山反陷雒陽陟愛弟斌為賊所得國忠欲構陟為賊通
應潛令吏卒伺其所居欲脅之令陟憂死其土豪人勸陟
曰昔張燕公竄逐藏於陳氏以免危亾詔命儻來誰敢申
覆未若輕舟千里且匿溪洞候事清徐出豈不美也陟
慨然應之曰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况素所秉心無
負神理命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媿厚意不能
從也因謝遣之遂堅臥不動經歲餘潼關失守

韓洪為駕部員外郎天寶中以不附權門為楊國忠所
嫉貶循州司馬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關聞奏授華州
長史防禦副使傳名至關門指陳安危哥舒翰戰敗還
京刑部尚書張均陷賊為中書令仍偽署洪工部郎中
侍御史洪與兄弟等謀携家出奔為賊覺乃令胡騎出
入防援詭報騎將赴東京出城辭墓便欲竄匿為逆黨
追執與兄前萬年縣尉浩及男平等一家七人皆見害
肅宗靈武即位素聞洪名拜洪江陵長史山南東道採

訪使兼御史中丞方倚以經濟及聞抗節深加悼愍
甄濟字孟成安禄山表薦充范陽掌書記天寳末濟察
禄山有異志謀以智免衛縣令齊玘誠信可託乃求使
至縣具以誠告令弟澄密求羊血以為備至夜偽嘔血
疾不能支遂舁歸及禄山反使偽節度使蔡希德領行
戮者李捝等二人封刀來召察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
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捝持刀向前濟引首以待希德
𡫸欷歎之李捝退以實報禄山後安慶緒亦使人至縣

强昇至東郡安國觀經月餘代宗收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乃送上都肅宗舘之於三司令受偽官瞻望以愧其心

李峴為江陵長史至德元年江陵大都督永王璘擅領舟師下赴江陵以薛璆李臺卿蔡珣劉巨鱗為謀主陰有割據之志肅宗聞之詔令歸於蜀璘不從唯峴辭疾赴行在

段秀實為安西判官肅宗即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

使梁宰潛懷異圖秀實謂都將李嗣業曰豈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說豈明公之意耶嗣業遂見宰請發兵五千令嗣業統赴朔方以秀實為副帥

穆寧性清剛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天寶末佐採訪使巡按嘗過平原因與太守顔真卿密約擒禄山至是真卿亦倡義舉郡兵以拒禄山會寧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試大理評事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

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迫蹙棄平原夜渡河走肅宗在鳳翔問狀真卿以不用寧言對肅宗發驛名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

蘇震為長安縣令甚著聲績天寶末逆賊禄山陷京師玄宗幸蜀震與京兆尹崔光遠冐賊鋒捨棄家族自府廨署馳出開遠門殺賊守門者以行時肅宗興師靈武

震涉歴山谷晝夜兼程以達行在肅宗深嘉之即日拜御史中丞

裴諝河南雒陽人襄鄧營田判官丁母憂東都復為史思明所陷諝藏匿不出思明嘗為諝父將校懷舊恩又素慕諝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騎數十跡之遂得諝思明見之甚喜呼為郎君不名偽授御史中丞主擊斷之任時思明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密疏賊短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詬罵僅而免死賊平除太

子中允

李承為河南採訪使郭納判官尹子期圍汴城陷賊拘

承送雒陽承在賊庭密疏姦謀多獲聞達西京尅復例

貶撫州臨川縣尉數月除德清令旬日拜監察御史

薛之輿少居於海岱之間永泰中淄青節度使李正巳

初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嗣令

狐彰薛嵩李寶臣梁崇義更相影響辟之輿為從事因

奉使京師之輿逗遛不歸正巳名之再三之輿報曰大

人既未入朝之與馬敢歸使因逃匿於山間十餘年建中後方復仕宦

邵真為成德軍節度判官真嘗為李寶臣掌文翰深所信任寶臣死其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巳田悅欲其同反各通使於惟岳真泣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國厚恩大夫衰絰之中遽欲違命同隣道之惡背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與我密邇絶之恐速禍正巳稍遠絶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除思其宜執正巳使於京師因請

致討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節可得若授節於正已
即當臣之為之奈何惟岳許之令真草奏將發孔目吏
胡震頗任事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諸將吏議之至
會議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旦背
之不可令執其使送京師大善脫未為朝廷所信正已
兵強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絶徐
觀其變惟岳又從之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
遣軍吏薛廣嗣請河東節度使馬燧軍求保薦屯兵東

鹿田悅聞其謀使使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自討其罪矣惟岳遂殺之德宗建中二年贈真戶部尚書與一子五品正員官

張重政泗州刺史伾之子伾在州十餘年貞元二十一年拜金吾詔未至病卒軍吏欲令重政代為將軍政與其母徐氏拒不從獲免順宗詔曰前昭義軍泗州行營衙門兵馬使大中大夫太子賔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勲力性推義勇夙聞克家之美嘗稱撫衆之才近

者其父初亡羣小扇惑誘以奇計俾執軍麾而重政與其母兄號泣固拒遂全懇願奔告元戎不爲利回成其先志於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軍部乂安行義昭著念兹名節感嘆良深宜洽恩榮俾宏激勸禮無避於金革理當縣於權奪戎章憲府式示兼崇可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委淮南節度使與要職事任使

高彦昭不知何許人初事李正巳子納叛彦昭以濮州

降於河南都統劉玄佐納怒殺其妻子彥昭後從玄佐
救寧陵復汴州累以功授潁州刺史
鄭雲逵德宗朝朱滔表為從事授監察御史後滔叛兵
助田悅為逆雲逵諭之不從遂棄妻子馳長安由檢校
祠部員外郎授諫議大夫賜以金紫厚被賞賚
路泌建中末為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
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為流
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説渾瑊深敬待之

裴行立江西道節度李錡之甥也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李奉山田少卿領兵三千分路將收宣池等州三軍夙有順志而未知發及是後確然同心行立亦思向順錡之密謀多決於行立屬以錡之密計傳於二將故得口約共子良等發兵於外行立應於内是夕子良等屯師於營聲言將行實伺便而動名其衆告之曰諸君知所為乎僕射反狀已聞於朝四方精兵咸聞進討況嘗湖鎮將相次見殺

勢已蹙矣方遣吾輩遠襲宣城豈能保全徒死耳轉禍為福見機而作皆事機也於諸君如何衆皆悅從子良復諭之知志可保乃廻戈趣城行立舉火為應内外鼓譟聲駭四遠行立先率兵直趣牙門錡驚問左右曰城外有何兵馬來曰張中丞錡大怒又問曰門外誰兵馬是何多也左右曰裴侍御錡撫膺曰行立背吾耶乃跣足匿於女樓之下最親將李鈞領挽硬三百人趣山亭院將戰為行立伏兵所截遽引退之須臾鈞已傳首城

下錡舉家皆哭子良宣命城中具陳順逆連聲呼錡請
令束身歸朝左右乃執錡裹之以幕縋而出之送於闕
下
令狐建父彰爲滑亳魏博等州節度既終建初爲三軍
逼奪情禮建守死不從天下士多義之謂彰善終建後
至大將軍
李惟簡寶臣第三子也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
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

而出奔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為禁軍將軍

權臯為監察御史時玄宗在蜀會丁母喪因家洪州時南北隔絶或踰歳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遘為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臯白其事臯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繇可致一勑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遘遽拜謝之

蘇弁為奉天縣主簿時德宗倉卒遷華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聲言於

衆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上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乃迎扈儲待無闕德宗嘉之就授試大理司直賊平拜監察御史歷三院

高沐進士及第以家族在鄆李師古署為判官居數年師道擅襲每謀不順沐於同列郭旴李公度等必廣引古今成敗諭之前後説師道為善者凡數千言其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皆為師道信用乘間相與涕泣於

師道前曰文會等血誠憂尚書之家事反為高沐輩所嫉尚書奈何不惜十二州之地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復日夜譏搆䜌是漸見疑忌令沐知萊州事而林英因奏事至京師吏密報師道云高沐潛有誠欵至朝廷矣師道大怒李文會從而搆成之沐遂遇害於遷所而因郭昈於萊州其血屬皆徙遠地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大將李英曇乘其懼也説師道乃獻三州及入質長子初甚然之中悔將殺公度賈直言閒之謂師

道用事諸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寃氣所為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也乃止逐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以懷順為賊所惡李文會呼為高沐之黨沐之遇害承寵等同被囚放郭𥅆名亞於沐雖不死備嘗困辱矣及劉悟平賊遽名李公度執手歔欷既除滑州節度首辟𥅆及公度為從事

李夷簡為鄭縣丞遇朱泚僭逼德宗避難於奉天泚初揚言將迎車駕逆順未辨俄而遣使速出潼關行至華

州郵吏李翼縱之不問夷簡謂翼曰朱泚必有異謀前發幽隴兵五千救援襄城皆泚之部曲也今所遣使是必遣往襄城耳上越在外未有防虞若五千之兵倍道兼行不數日而至助泚為逆其為禍也非細不如徑追其使若果挾徵兵之符便宜戮之翼馳往潼關及之鞫驗果有泚符實追襄城之兵也翼言於關將元光光立斬泚使收其符遣使間道獻於行在遂以元光為華州刺史元光不舉翼之功時罕知者

符璘田悅之將也德宗建中三年悅反與淄青李納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隨之至是納為河南諸軍所迫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於悅悅使璘以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既歸璘遂悉其衆降於馬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儀陽郡王實封三百戶璘父令奇初為悅部將至是因璘之出遂令三子同降於燧悅怒執令奇令奇大呼慢罵之悅族其家贈令奇戶部尚書

李景畧幽州人大歴末寓居河中李懐光為朔方節度使招在幕府奏授大理司直遷監察御史及懐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畧説懐光請修宮闕迎大駕懐光不從景畧出軍門大哭曰誰知此軍一旦陥於不義軍士相顧甚義之因退居私家

王士則鎮州承宗之叔父也元和四年士則以承宗拒命率從事劉栖楚及騎士馳京師名見勞問之

李全畧本姓王名日簡為鎮州小將節度使王承宗没

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

田布成德節度使中書令弘正第三子也始弘正為田季安裨將鎮臨清縣布時尚幼嘗密說其父以其所鎮之衆歸朝宏正雖不能行甚奇重之

傅良弼為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李寰為博野鎮初王廷凑叛良弼寰所鎮介居燕趙亜王啗之以利脅之以威屢趣其降各以一旅之衆堅壁不戰賊不能取詔赦廷凑以良弼為沂州刺史

楊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畧時吳少誠專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為從事奏授試大理評事後事少陽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吉甫深嘉慰納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諭以大義遂為凶黨所搆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免元卿潛奏朝廷內託少陽之事及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恡諸將皆饑寒今須布惠以自固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丈人行

呼羣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顧將留後表上聞朝廷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道拘留使者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與蘇肇同日為元濟所殺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改太子僕射遷蔡州刺史未行改光禄大夫每宰相奏對延英必召入計事及蔡州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

梁韋震唐末為宣武節度副使乾寧二年七月內昭宗狩於石門震奉表自號畧山中間道奔問進獻行在昭

宗大悦復命授檢校司徒震本名肇至是賜名震太祖特為製字其優遇如此

後唐史敬容太原人事太祖為帳中綱紀甚親任之莊宗之初嗣晉王位李克寧陰搆異圖將害莊宗事發有日矣克寧密引敬容以邪謀諭之既而敬容白貞簡太后太后惶駭名張承業李存璋等圖之克寧等伏誅以功累歷郡守

劉彥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帝累從征役先是絳

州刺史王瓘叛武皇言於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畋於汾晉之郊彥琮奔絳瓘以為附已待之甚厚因命為親騎會瓘出獵於驅馳之際彥琮刃瓘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

漢梁暉滏陽人少為盜會契丹犯闕暉收集徒黨先入磁州無所侵犯遣使送欵於高祖暉偵知相州頗積餉且無守備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與其徒踰垣而入殺契丹十人奪器用數萬計遂據其城北主先遣偽命相

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北主至城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

册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九

册府元龜卷七百六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忠義

夫忠者臣下之高行義者制事以合宜謂其益也徇死而無二語其大也滅親而不顧然貞一之道存乎誠節而逆順之理著於艱危自正道寖微禍階萌立紀律隳弛而莫制英賢馳騖而不足諫或見拒黜之無怨難之

將作奮不顧命乃至因利陳說唱合義舉借勢鼓怨用圖興復挺身而誓除逆節誓心而耻仕偽朝感至流涕憤以碎首精貫白日讐不同天雖或時移運謝齎志弗克其英風餘烈良足尚焉

富辰周襄王之大夫也襄王十七年王以翟師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攻富辰曰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言率其所屬以死難

漢張充為期門郎時王莽居攝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

後漢鮑永字君長宣之子也永初為郡功曹王莽以鮑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名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日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嘆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

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

郭丹為更始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更始敗諸將悉歸

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絰盡

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

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趙熹為更始郎中累遷五威偏將軍更始敗熹遇更始

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

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王遵字子春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辨雖與隗囂舉兵而嘗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謂來歙曰吾所以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

閔貢為河南中部掾時袁紹袁術誅宦官中常侍段珪刼天子出貢北到河上天子饑渴貢烹宰進之厲聲責張讓等曰君以閹宦之隸刀鋸之殘越從洿泥扶持日

月賣弄國恩階賤為貴刼迫帝王蕩覆王室假息漏刻遊魂河津自亡新以來姦臣賊子未有如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

臧洪廣陵人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

賊為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内奇士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

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横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魏田疇幽州人也漢末劉虞為本州牧時董卓遷獻帝於長安虞嘆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之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

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少年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

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初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王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

楊阜天水冀人涼州刺史韋康辟為別駕馬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中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

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别駕閻温循水潛出求救為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兾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内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兾中時事歔欷悲甚敘曰

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
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
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
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強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
敕敘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隠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
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州語岳
并結安定梁寛南安趙衢龎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
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寛解岳

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

金禕字德禕曹公為魏王禕自以世為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復興乃喟然發憤遂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王甚

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魏王丞相長史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蜀中強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為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然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一曰必乃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

譙門而投人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
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
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搏
頰以至於死王聞王必死盛怒名漢百官詣鄴令救火
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
以為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乃實賊也皆殺之
張恭燉煌人為郡功曹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恭素
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

祖請太守時酒泉黄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幷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刼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要離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犄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黄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兩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别遣鐵騎二百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逄迎太守尹奉於是張

進須黄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
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黄初二年下詔
褒揚賜恭爵關内侯拜西域戊已校尉數歳徵還將授
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
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尹大目少為曹氏家奴髙貴鄉公時為殿中人嘗侍在
帝側毋丘尉文欽之舉兵也大將軍司馬景王將俱行
景王目有瘤疾使醫割之文欽子鴦勇冠三軍鴦之來

攻王驚而目出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披鎧胄追文欽遥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苦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蜀吕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遥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絶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説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

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事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殞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隕於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内望風宰臣聽膚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水火滅水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

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卒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内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凱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上表曰永

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晉寧州諸呂不肯附衆即固守

姜維為大將軍後主降鄧艾維見鍾會會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竒之會既搆鄧艾艾檻車徵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搆成擾亂以圖克復

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跡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巔而從赤松子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

好歡甚維教會誅北來諸將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
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暫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
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
軍平蜀見諸故老言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
説欲偽服事鍾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
郤正為祕書令後主東遷雒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
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
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俱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

之晚時論嘉之

譙周字允南後主時為中散大夫及晉文王為魏相國下書辟周至漢中因病不進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病詣雒泰始三年至以病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

吴桓懋為丞相孫峻司馬時太子和無罪見殺衆庶皆懐憤歎懋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事覺見殺

晉裴楷子憲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

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懷帝永嘉末王浚為後趙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天憲拯兹黎民故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阻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恩榮遇隆重王浚凶惡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阻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列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厲物必

欲刑忍為治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

毛孟為寧州治中惠帝末西南夷叛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摧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吳興太守王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

高韜有志節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

與太傅叅軍姜頥京兆杜潣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庾珉字子琚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懐帝之没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竝遇害

辛賓愍帝時為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前趙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覩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樂道融為王敦叅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賊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耻耶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敗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

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為敦叅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日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周崎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於外與周該俱為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刄崎曰

州將使求援於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嶠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絶如是者我當活汝嶠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敗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為舂陵令王敦作亂刺史譙王承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移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

有衆千餘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勵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

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焉
周該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繇名教叔父級
為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
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
之心令稱兵搆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承宗室之望據方
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
當今為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
死在今日汝其成吾之志申欵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

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悦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縣是獲免王敦之難王廙呂粃並生江夏舊姓廙為江安令粃為秀才時張昌叛亂旬日之間衆三萬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唯廙粃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廙粃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陽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廙等不豫妖逆

賀循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别帥石氷畧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内史王矩吳興内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倡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氷大將杭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為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遣謝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

周玘為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沈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昌等寖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别率封雲攻徐州石氷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氷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氷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夏人士同起義兵斬氷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氷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

衆助玘斬氷別帥趙驚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氷於建康氷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氷以降徐揚竝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

劉遐廣平人值天下大亂遐與塢主壁於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為龍驤將軍平原内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為下邳内史將軍如故

邵續為苟晞叅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

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為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還招續續子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為督護既而段疋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疋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絶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求救於疋磾疋磾遣弟文鴦救續文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鴦至乃棄攻具

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散騎入勒北邊畧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内史存與文鴦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為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

續遣存及文鶱屯濟南黄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虚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為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存竺及子得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為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没下詔曰卲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忘身功勲未遂不幸陷没朕用悼恨於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

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為營主績之忠義著於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讐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冦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鴦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為賊所殺竟亦遇害

孔坦為領軍司馬初除未赴召會王敦反坦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

陶回丹陽人為王導司馬蘇峻之役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竝為步軍與陶侃温嶠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韓晃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導以回有器幹權補北軍中候

辛恭靖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後秦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别室經三年至

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於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丁穆字彦遠孝武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長安稱病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增傷

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旭故事為立屋
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庚仄新野人桓玄僭楚王置相國加九錫之命仄聞之乃
起義兵龔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
祭祖宗七廟南蠻叅軍庚彬安西叅軍楊道護江安令
鄧襄子謀為内應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
乘間而發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平
南將軍湘州刺史以討仄為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

康共攻襄陽仄衆散奔姚興綝等皆遇害

册府元龜卷七百六十